



▲《第八個是銅像》影像資料

資料圖片



▲《列寧在十月》影像資料

資料圖片

# 《第八個是銅像》

海龍



往事鉤沉

看到這個題目，五十歲上下的讀者一定會露出會心的微笑。這是一部阿爾巴尼亞電影的名字，「文革」後期放映的。那時候國門基本上關閉，國人若想看外國人長啥模樣，除了看老掉牙放映時沙沙響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年》，就全拜阿爾巴尼亞電影之賜了。

中國那時窮，但窮得有骨氣又有特色；不僅反帝而且反修，順帶着也反了所有帝修的走狗。這麼一結算，我們純潔得幾乎沒了朋友。幸好還有個「歐洲唯一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阿國，讓我們能通過它的電影一窺洋人的模樣。當然，這種願望也必須中規中矩；比如說，我們要看他們在二戰時打擊德國鬼子或者他們大幹快上幹社會主義建設的那些影片——您可別小瞧這些名不見經傳的片子，在那時的中國，它們的收視率可以說比今天任何一部奧斯卡大片都吸引人、都有號召力。一部遙

遠外國的爛片在另一個國度能夠被幾億人懷着罕有的熱情一遍遍地觀看，我們的「文革」在人類電影史上創造過奇跡。可惜很少有人留心或書寫過這一幕。

《地下游擊隊》、《寧死不屈》、《勇敢的人們》、《廣闊的地平線》、《腳印》這些名字耳熟能詳。那時的地拉那（阿國首都）成了我們的夢境。有了領袖的認可和推薦，全國人民可以放心地看這洋人的電影。這是我蒼白的童年時代唯一的觀影回憶。而《第八個是銅像》則是最後一筆亮麗的收煞，它有劇情有技巧，而且，還有愛情；戰爭加愛情，可是太妙了。誘惑得一班慘淡少年浮想飛翔，心旌搖曳。

今天想來，這部電影劇情簡單，是介紹一位戰鬥英雄易卜拉欣事跡的。他勇敢堅毅而且充滿激情，可惜戰死在勝利前的黎明。勝利後，他的七個戰友抬着他的雕像返回家鄉。整個電影用七人一節回憶來拼圖，介紹了主角一生的事跡。用現在的理解看，這部電影劇情和技巧都很簡陋甚至稚拙、原始；演員演藝也屬一般，但

它還是驚到了當時中國城鄉的廣大觀眾。因為它採用了當時中國電影中還頗為少見的倒敘、蒙太奇、意識流這些今天看來最簡單的手法來進行複調式敘事，曾經讓觀眾特別是幼年的我們開始是一頭霧水，後來結局時以總合龍銜接和完成全部故事。這種略帶懸疑的手法那時是新穎。在文學作品和影片乾涸如文化沙漠的當年它無疑值得我回味和懷念。

至今我猶記得看完這部電影後的激動。那時中小學看電影是集體包場，電影看完第二天「消滅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的暗號對話就響徹了整個中學校園。

如果讀者經歷過那時代的文化飢渴，就不難理解那青澀的溫馨。「文革」開始前幾年，幾乎沒有任何電影。後來有了樣板戲電影。看到八億人都會唱樣板戲了以後，不得不解禁了《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再後來又解禁了《鐵道衛士》、《奇襲》和《打擊侵略者》等抗美援朝的影片。但橫豎就是這幾部。那時候沒有電視、沒有所有今天青年人所能

想像的娛樂；圖書館關門，全國老百姓的新聞和文藝消遣來源全賴簡陋的礦石收音機話匣子和幾張報紙。由此，您就知道看外國電影是多麼難得的時髦了。

「文革」後期，隨着中國跟朝鮮關係解凍，我們有了朝鮮電影萬人空巷看《賣花姑娘》、《鮮花盛開的村莊》、《摘蘋果的時候》的機遇，直到我上大學時還津津有味觀摩《金姬和銀姬的故事》呢。

再到以後，國門縫隙越開越寬，我們有了南斯拉夫的《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橋》等。我認為，即使按照今天的戰爭片標準，這些片子仍然堪稱經典。

現在國際旅遊開放了，幾乎人人都拿去歐洲和申根國家遊玩當成了在自家後院閒庭信步。誰都可以走出國門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我偶然想到，有人去過山鷹之國阿爾巴尼亞嗎？它雖然窮，卻曾經是我們的「天堂記憶」啊。我難忘我們只能靠看看老蘇聯或阿爾巴尼亞電影過過乾癮來了解外面世界的日子。

我也知道今天那些曾經紅火過的第幾代第幾代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之類都是阿爾巴尼亞電影的孩子。不信你問問，他們敢說沒心儀過那時的阿爾巴尼亞電影！

# 漏報的世界遺產

小冰



美國戳記

「……成都青石橋的那家肥腸粉店，還在嗎？旁邊那個自由市場也很有意思。」電話那頭，海倫饒有興趣地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樓大廈，賣名牌商品了。」我實事求是地作答。

喬治和海倫曾經在六年的時間內，三次到中國大陸旅行，兩次到成都，第二次是為我們一家而去。海倫提及的青石橋肥腸粉店，那裏的粉條製作過程、製作工藝、店堂的鮮活場面，他們都深深地陶醉在其中，予以極高的評價，甚至將事物看作「一個漏報的世界文化遺產」。那年我們陪他們逛錦江賓館外的夜畫廊，逛青石橋的自由市場。市場裏的鳥市、魚市、菜市，熱情的小商販，討價還價的市民，挑三揀四的大媽，人和環境都洋溢着生氣的氣息，吸引着他們，讓他們半天不能離去。

在青石橋市場與鹽市口交界的街口，有一家賣肥腸粉的小食店。喬治和海倫至此駐步，站立店前好一陣子。事後，在發給我的日記裏，海倫這樣寫道：「小店不大，舖面簡單，卻生意火紅。門口擺着一台烤爐，裏面烤着一種被稱為『鍋盔』的餅。」

旁邊是灶台，灶台上架着兩口鍋，一口鍋裏熬着湯汁，豬骨、雞骨、豬腸在熱氣騰騰地上下翻騰。另一口鍋裏燒着水，一位中年男子站在鍋台前製作粉條。他左手拿着一個滿盛粉糊的漏勺，右手握成拳頭，拳頭有節奏地在漏勺的粉糊裏上下拍打。在拍打的壓力之下，粉糊穿過漏勺的漏眼，成線狀地擠出，從上到下，由粗變細，進入沸水。待到從沸水鍋裏撈出來的時候，就是成品粉條了。整個製作過程生動、自然、誘人、有趣。店裏的食客們看似吃得很享受

，他們就着粉條和鍋盔餅一起吃，碗裏的湯汁通紅，色彩鮮艷，辣椒油浮面。食客以女人為主，還有幾個孩子，孩子們辣得滿臉通紅，冒着汗，吃得很投入。那場面活潑的，充滿生氣，情景誘人，給人以深刻印象。小冰說，其味酸而辣，她平時也愛吃。」

站在小店的外面，喬治說：「這個技術，可以載入世界文化遺產了。」「是啊！世遺怎麼忘了這個項目！」海倫附和着。

在都江堰水利工程，海倫神秘而幽默地問喬治：「兩千多年前的工程，那時美國在幹什麼？」喬治哈哈，以笑作答。在美蓉鎮，我們漫步石板路的街道。那時Joy還小，要抱着。途中喬治接過她，放在自己肩上。身高兩米的喬治，肩上坐着一個小小的女孩，看起來很有趣。一位路人俏皮地說：「大的那麼高大，小的那麼弱小，對比度好大哦！」我把此話翻譯給他們聽，海倫說：「請告訴他『你的語言很生動。』」

旅行觀光，需要都江堰和青城山這樣的勝勝，也需要類似那家肥腸粉店的民俗。在傳統特色與現代化之間，我感到，去中國的遊客更在乎前者。保留傳統，知道自己姓什麼；有了特色，好交朋友好做生意。那些你有我大家有的東西，遊客未必稀奇。

「來香港吧！香港還保留着中國人的好多舊玩意兒：唱大戲、打小人、搶包山、吃盆菜，舞龍獅……銅鑼灣鴨頸橋下的『打小人』，一個婆婆嘴裏唸唸有詞，她熟點香燭、祭出剪紙白虎，拿拖鞋施打，為諸事不順、小人纏身的當事人，把『霉運』打得退避三舍。」聽我這麼說，海倫感到有趣：「真有意思！我們上次到香港，沒看到呀！」「還有文化人為它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呢！說不準哪一天，就真的成世遺了！」我補充道。

# 拉車買菜很輕快

延靜



人與事

北京現在時興拉車買菜，不僅中年女性，特別是年紀稍大老人，不管男女，上街買菜買東西，都拉着車。但很長時間，我買菜買東西，仍然靠手提，不相信拉車能輕快多少。

十幾年前，剛退休的時候，早晨上附近公園遛彎，順便買一點茶帶回家。公園的另一側，有一個很大的菜市場，各種蔬菜新鮮、齊全，還賣水果和乾果。我們常常去那裏，買點蔬菜，有時還買點水果，提着回家。開始不覺很累，但隨着年齡的增加，逐漸感到是個負擔。進入七十歲以後，我們就很少去那個市場買東西了，而改在去住家附近的超市購買。

家裏買菜，主要是我的任務。每次外出，老伴怕我提不動，總囑咐「不要買太多」，我答應「會注意」，但一進超市就忘了，看到什麼都想買。買菜分量不重，提着回家還不成問題，但買米、買油，分量很重，提着回家，越走越重，不僅不勝負重，而且第二天腰背也有反應。儘管如此，我還認為，拉車買東西也不一定很輕鬆。

老伴則不然，她老早就打算買拉車了。幾次上商店，看到了拉車，但車體較大，顏色也不如她的心意，沒有買成。

一天我和老伴又去超市，進門後看到一個櫃檯，出售洗衣劑和肥皂，買到一定數量，免費贈送一台購物拉車。老伴直奔那個櫃檯走去，而且站在櫃檯前不再動彈。我也只好隨着。贈送的拉車不大，輕巧靈便，色澤淡雅。老伴看後回頭問我：「怎麼樣，買不買？」我知道她心裏想買，就說：「隨你。」她聽後毫不猶豫地說：「那麼，就掏錢吧！」我們家外出買東西，錢都放在我這裏。就這樣，我們買了洗衣劑和肥皂，還免費得到一台贈送的拉車。

次日去超市買米、買油，拉車就用上了。去時老伴拉着車，回來路上，老伴讓我試試。米和油都很重，但放在車裏拉着，確實很輕快。我第一次嘗到拉車買東西的甜頭。

其實，拉車買菜購物，在北京時興已好幾年。過去拉着車不許上公車，現在不僅可以拉着車大模大樣地上公車，而且乘車人也理解，有時還給拉車的老者讓座。

相比之下，我落伍了，如果不是老伴幫着，我可能還要固執一段時間。



HK人與事

幾十年前和新加坡朋友去過大澳，睽違近半世紀，對我來說，大澳變得新鮮而陌生。印象中那是香港著名漁村，但其風情味道如何，已經往事如煙，好似此前塵往事，說不上一二了。很多地方唯有再親走一遭才會個人的特殊感受。

乘着清明假期跟着兒子一家去大澳，兒子開車到東涌，將車泊在一商場的停車場。我們就搭的士趕到東涌碼頭，乘從屯門開來的船，船途經沙螺灣再開往大澳。我們抵達大澳碼頭是午後，看到人頭湧湧，碼頭外都是人，排隊的香港和外地遊客繞了一圈又一圈，原來是準備開程的人。來時乘船，可回程船班和容量都太少，都是排隊候長途巴士的。大澳東涌來去的巴士源源不斷，比一公里還長的排隊隊伍，大約十五分鐘，已經輪到了。

從碼頭人擠人地慢慢走進這四十幾年後才重來的漁村，昔日印象已經蕩然無存。許多人似乎都有這樣的習慣，遠的歐美先去，近身的景點慢慢才遊覽。跨過小橋，映入眼簾的是龍舟比賽的大幅宣傳廣告。

大澳好，好在一種慢節奏。時光彷彿倒流，告別繁華，走在一百多年前的漁村裏。一汪海水環繞小島，島內河道蜿蜒彎曲，多艘遊船載着西方遊客盪漾水上，穿過小橋下的圓孔慢悠悠而去。那橋小小的，卻是遊覽大澳的必經之道。橋上有人滿之患，看風景的，倚着欄杆欣賞水光山色；拍照的，一方搔首弄姿，擺着偏俗氣的甫士，另一方慢慢瞄準。因為橋身狹窄，來去遊客便得趕快走過或敬立一旁等候。當然，這些都是來獵景的。橋上或岸邊看大澳，可不要忘記漁民的特殊買賣方式。

像西貢的水上市集一樣，漁民將他們的營生船停泊在橋上岸邊，漁獲擺在船上，交易成功就將海鮮裝在手抽再放在籃子裏，再用細長竹竿的勾一勾，舉高在空中打了半個弧線，送到顧客手上。走進大澳，可以在很多屋宇後面或街頭轉角看到水上人家，據說那都是十九世紀建立起來的水上棚屋，它們前半建在陸地後半建在水面上，有點像我童年時期度過的南洋所見的一些河流港口當地原住民所住的河邊水上屋，倒也可以稍微消解我那已經漸行漸遠的朦朧鄉愁。

走進大澳的大街小巷，才感覺到選擇在節日裏遊覽大澳，那種如海潮澎湃的人潮太過驚人。原來大澳不止有海上島嶼風光讓我們領略欣賞而已，還有各種各樣的美食令年輕人垂涎，幾乎所有現炒現賣的美食、小點都圍着一大群遊客。儘管各種食物都不便宜，但夾在步行道的兩邊美食小舖，永遠是受到熱烈歡迎的，僅是「這一檔到底在賣什麼」的好奇心，已經足以

# 節日裏的大澳

東瑞



▲大澳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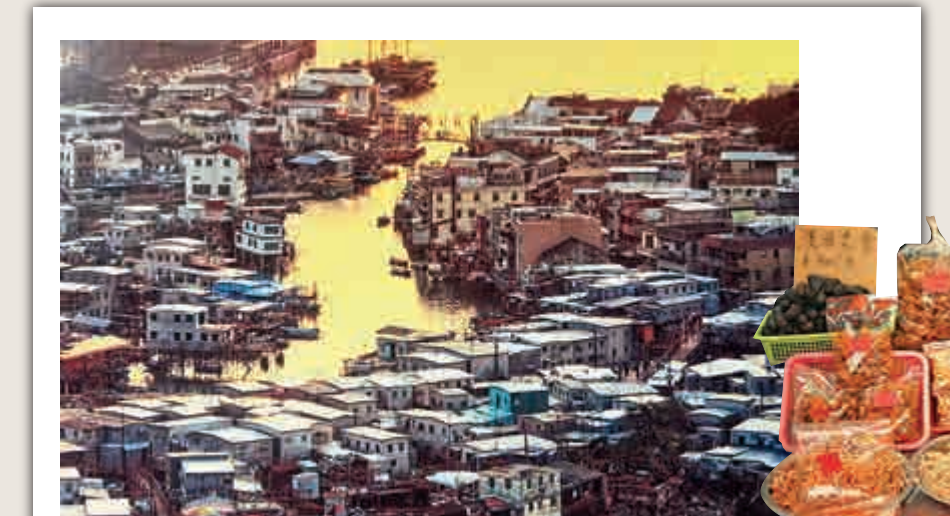
作者供圖

獨特的手工製作和一些迷你藝術品，突然發現了一套拍攝得很藝術的明信片。一套七張的攝影作品賣六十元，並不便宜，然有三幀我一時就分不清究竟是攝影還是繪畫，買下的理由竟然就是因為這種分不清。畫面上的棚屋建築群密集而骨骼脈絡分明如繪，線條細緻如髮。太令我喜歡了。我想願意開這類店的，有點像開書店一樣，興趣和愛好必然遠遠大過牟利的目的，要不然也不一定很容易經營的。最叫人淒然的是看到幾個年近八旬的老婦，依然坐在攤子一側，賣着一些摺骨扇和圓布扇和其他舊貨色，完全不理睬外面世界已經轉得飛快。

大澳好，好在其實它就是一座天然的漁村展覽館。都說香港最早是從小漁村發展起來的，才慢慢走成今天這樣的現代化國際大城市。從這個意義來說，它保留得相對地完整。這島上的集市老街，不通汽車，適合慢步瀏覽參觀，慢慢欣賞遺世風情、漁村餘韻。兩三層樓高的番仔樓獨立其中，住着尋常人家；矮小的出租單車或家用單車靠在屋前屋後，覆蓋着厚厚的一層灰塵；一家門楣寫着「永助學校」的學校，校門牌上爬滿了青藤。整個大澳島嶼保留了最多的老宅舊舖，我看到一處廢墟，灰磚暴露，殘牆敗瓦頂上雜草叢生，彷彿無數心事，默默咀嚼着不堪往事。

兒子將小孫女騎馬馬（騎在脖子上），累了我們就輪流抱着，終於將大澳的市中心走了一圈，走走看看吃吃，拍拍笑笑，坐在一座歷史至少有二百七十六年的關帝廟前的廣場邊的石椅上休息。我看關帝廟上的屋脊上精雕細刻着許多花鳥人物，不禁被吸引住，走進去看看，範圍不大，但也有收穫，取了一本免費派送的、印刷得圖文並茂的《大澳端午龍舟遊瀾》出來。從中可以知曉小小大澳廟宇不少，其中楊侯古廟、關帝古廟、天后古廟和洪聖古廟都和龍舟遊瀾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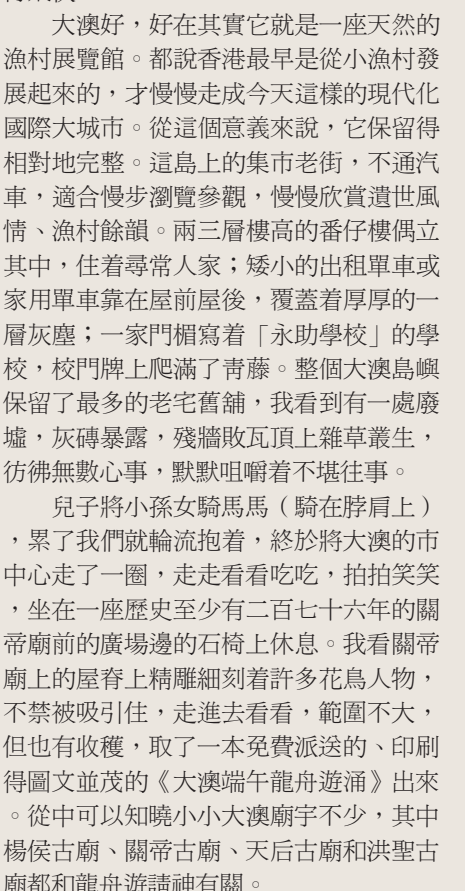
沒想到清明節遊覽大澳，遊客竟然那麼多；我們回到九龍市區的家，已經是下午五時餘地光景了。



▲大澳有東方威尼斯之稱

作者供圖

大澳漁副食品眾多



▲大澳漁副食品眾多

作者供圖